

Viewing the Plight of Generation Z Youth through the Rise of Electronic Witchcraft

Linlin Jing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010028,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eneration Z," the life pressures faced by young people have given rise to "electronic witchcraft." Behaviors such as cyber wishes and online fortune-telling not only reflect the young people's yearning for an ideal life but also spark societal discussions about pseudoscience and atheism. As a new varia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internet era, electronic witchcraft reflects the anxiety and confusion of young people when facing real-life dilemmas. In response to this social phenomen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dicament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young people. Appropriat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help young people under "Generation Z" to more positively confront the various challenges in real life, achieving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Generation Z; Adolescent Psychology; Divination Culture; Adolescent Behavior

从电子巫术的兴起看“Z世代”下青年人面临的困境

荆琳琳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院, 010028

摘要: “Z世代”的背景下, 青年人面临的生活压力催生了电子巫术。赛博许愿和在线占卜等行为不仅折射出青年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也引发了社会关于伪科学与无神论的讨论。电子巫术作为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变体, 它反映了青年人面对现实困境时的焦虑和迷茫。针对这一社会现象, 我们应更加注重且深入地了解青年人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 帮助“Z世代”下的青年人更加积极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实现个人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 Z世代; 青少年心理; 占卜文化; 青少年行为

引言

“电子巫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 通过带有神秘色彩的手段, 向“超自然力量”请求帮助的行为。近年来, “电子巫术”在互联网中的兴起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大部分媒体对其持贬低与警惕的态度, 《法制日报》认为“网络迷信”是互联网空间的害虫; 《联合时报》将“电子巫术”定义为新迷信。弗雷泽认为“巫术是一种歪曲的自然规律的体系, 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 它是一种伪科学”巫术填补了科学的空白^[1]。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为何仍对“电子巫术”着迷? 本文通过对“电子巫术”的历史进行梳理, 具体形式进行剖析, 探究“电子巫术”兴起的原因。

1 “电子巫术”的渊源探析

“电子巫术”起源于中国传统的占卜文化。占卜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从不曾断流, 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演进与发展。

1.1 中西方历史中巫术的存在形式

1.1.1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巫术

“占”者“视兆问也”通过观察到的征兆进而判断事态发展的吉凶即为占卜，中国历史上的占卜文化主要分为三类：龟卜、占星、占梦^[2]。

（1）龟卜：“卜”者“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通过观察火烧龟壳而得到的裂纹对未来进行预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以火烧兽骨来预测战争的事例，殷商时期所形成的甲骨文内容也多是对火烧过的龟甲所获得占卜结果的记载。在龟卜的行为中龟甲碎裂的行为被认为是龟语，是占卜成功的预兆“即灼之后，其龟板炸然有声，是为龟语”^[3]。

与龟卜同时流行的另一种占卜方式为占筮。占筮指通过蓍草或竹策而获得对应的卦象的占卜方式，《诗经》中多有对筮卜的描述，说明至少在周朝之前筮卜与龟卜是共同流行的。随着龟卜的逐渐消失，占卜逐渐取代了龟卜一词，并且活动范围扩大为通过预兆来预测事态发展的活动。

（2）占星：上古时期的人发现通过对夜空中星象的观察与推测可以预知未来的天气。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占星的范围逐渐从对天气、季节的预测扩大到了对国家、君王、天灾等事件的预测，《汉书》有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4]。在对神秘莫测的星空的不断探索中占星术也逐渐成熟。

（3）占梦：占梦是与占星和占卜共同流行于封建社会的巫术，占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预测方式，“众占非一，而梦焉大”古人对于梦境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种：梦境展示未来的情境；从梦中的现象对未来进行反向预测；对梦的展现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占星术解析梦境^[5]。

占卜、占星与占梦三个系统在后世都有着属于各自的发展。占卜活动不仅仅是弗雷泽所说的“骗术”，它包含着古人对于时间、空间、因果等多种事物之间联系思考。

1.2 当前互联网中电子巫术的存在形式

目前网络上所流行的“电子巫术”大致可以分为赛博许愿与线上占筮两类活动。

1.2.1 “赛博许愿”

“赛博”为英文单词 *cyber* 的音译，意为电脑的、人工智能的，赛博许愿为网络用语，指以互联网或电脑为载体向超自然力量祈求帮助的行为。

“转发锦鲤”活动作为“Z 世代”互联网活动中最为原始且典型的“赛博许愿”活动，延续了“巫术”实用性的特点。锦鲤文化起源于日本，近些年随着日本文化逐渐向全世界的传播。锦鲤本身带有美好的寓意，作为承担着美好愿景的符号在互联网中继续传播。随着资本、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锦鲤文化产生了变体，如“人形锦鲤”“锦鲤”商品化等。“转发锦鲤”活动最终演变为一场以戏谑、恶搞的游戏心态为主导的网络狂欢。

以“转发锦鲤”为典型的“赛博许愿”活动所面向的群体更多是大众化的，“磁场净化”“蜡烛转运”等较为私人化的“赛博许愿”则更为虔诚，代价也更高。

1.2.2 线上占筮

线上占筮较为完整地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占卜系统内容，同时也杂糅了大量的西方神秘学知识，因此线上占筮相较“赛博许愿”更为系统与复杂。线上占筮大致可分为两类：（1）以中西神秘学理论为基础的算命行为；（2）通过各类参照物，达到解决困境目的的占卜行为。

（1）人生历程与性格推测预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算命形式多通过对出生年日期对人的事业、地位、财富等运势进行推算，带有浓烈的道教、阴阳家色彩。较为廉价且面相大众的算命方式则以 AI 为主

体。在 AI 算命的过程中，仅需在互联网中输入出生日期等信息，即可通过数据库的计算快速得出结论。另一种更具有针对性的形式则仍旧需要相士的角色，通过视频对话对被推测者的面相、手相、出生年月进行观察，对被观察者的命运进行推测。这种更具私人性的算命形式延续了占卜神秘莫测的特点，推算内容大多语焉不详。

以西方神秘学为基础的算命形式理论基础为以古希腊神话为基础的占星术，通过对星座、月亮、水星等因素进行推算，推算出人的性格、命运等。以西方神秘学为基础的算命形式更多地集中在对性格的分析上，当代青年人也热衷于根据星座的特点去判断自己与另一方是否能成为朋友或情侣。

总的来说，无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亦是以西方神秘学为基础的算命活动总体都是占星术的变体。

（2）解决困境为目的的占卜行为：相较对整体命运的推算，更受大众欢迎且流行的是以解决某一特殊困境为目的的占卜。此类占卜大多以中国的六爻或西方的塔罗牌为表现形式。占卜的过程仍是传统形式，即提出问题后对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的媒介，通常为铜钱或塔罗牌为参照物，向超自然力量询问答案。这种形式相较于对整体命运的推测更具有针对性，通过搜索系统对某视频网站与占卜相关的视频进行统计，超过 100 万播放量的占卜相关视频为 37 个，其中与感情相关的视频数量为 24 个，与未来相关的视频数量则为 10 个。这类占卜行为的受众相较对整体命运的推测更受青年群体的偏爱。

但是在大部分占卜师在面对求卦者的询问时，更多依赖的是自身的阅历以及求卦者言语中透露出的信息。因此大部分线上占卜实为披着神秘学外衣的心理咨询，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求问鬼神。

2 “电子巫术”兴起的成因分析

“电子巫术”兴起的原因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既有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也有当代社会发展过快青年人所面临的选择过多的原因，综合考虑可以分为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两大原因。

2.1 历史因素

占卜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承。中国从上古时期便存在着占卜活动，天命思想广泛存在于各类传统文化思想中，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占卜行为是人趋吉避祸朴素愿望的反映，它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是人们寻求心理安慰的方式之一。与占卜相关的文化，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其次，中国素有祭祖的传统，每逢年节纪念日都会为逝去的先辈献上祭品以达到祈求先辈守护与祝福的效果，“赛博许愿”也仅是转变了祭祀对象与载体的祭祀活动。因此“电子巫术”仅是当代互联网成为生活主要形式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与习俗更换载体后的一种新的展现形式。

2.2 现实因素

相较历史因素而言，“电子巫术”所盛行的现实因素更为复杂，大致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青年人生活压力过大；2.青年人的焦虑与现实困境重叠；3.权威公信力的消散；4.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完全。

2.2.1 生活节奏过快所带来的焦虑心理

快餐、快时尚、快节奏恋爱等等快文化裹挟着当代的青年人，科技的飞速发展强调当今社会正在飞速进步，个体被社会推着向前。“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进步强制”^[6]。进步强制导致现代人学习到的新知识飞速地过时，一切的需求都在不断地更新，新的产物即刻变更为旧产物并被更新的产物替代。这种即刻过时、即刻更新的文化导致了快文化的盛行。焦虑的心理和与他人对比所带来的紧绷感时刻伴随着“z 世代”下的青年群体，读书时期被“别人家的孩子”裹挟；毕业之际被“毕业即失业”的烦

恼；工作之后被“嫁个人”“赶紧生孩子”催促，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于头颅之上，不得放松。时间的过度挤压导致青年人的焦虑无处宣泄。

综上所述，快节奏的生活是青年人沉迷于“电子巫术”所带来的片刻心理慰藉中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

2.2.2 焦虑与现实重叠产生的迷茫心态

相较前文所提到的青年人面临的现实困境，更令青年人感到恐惧的是经济大环境下行所带来的无力反抗的失败。经济大环境的衰败导致毕业真的即失业，有研究表明 2006 年到 2021 年青年人的就业率在逐年下降；真的无法结婚，从 2013 年到 2021 年中国结婚率几乎下降了 50%；真的买不起房子，1998 至 2019 年我国住房销售均价年增长率约 16%^[7]。达摩克利斯之剑真的落在了青年人的头上。

其次，社会对于青年人的成功标准与现实情况的碰撞也导致了青年人迷茫心理的产生。社会对于青年人成家立业的标准从未降低过，中国固有的重土安迁、安居乐业的思想同样根植于青年人心中。“拥有住房对青年群体的人生规划与地位信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8]。而自 2008 年后日趋走高的房价绝非是刚步入职场的青年人个人可以承担的，这在传统意义上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最后，互联网的普及在提供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当代青年人见识到了更多外面的生活。亦真亦假、奢靡无度的生活犹如纷飞的乱花般迷乱了青年人的眼睛。然而，虚拟互联网中的奢靡与现实中的窘迫的对比所形成强烈的落差感加重了青年人的迷茫。这种迷茫情绪长期盘踞在青年人心头，在现实中寻求不到答案的青年人只能转投巫术的怀抱以寻求解决途径。

2.2.3 代表着权威的公信力的逐渐消失

公信力指“一个媒体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多重特征”，公信力是在对公众生活日积月累的公正且富有同理心的评论中累积形成的^[9]。然而，在青年人面临重重困境之时，专家们作为权威的代表却并未展现出应有的同理心。“低收入人群可以灵活就业，开私家车拉活”“把房地产救起来继续，掏空老百姓六个钱包”等言论在网络中被反复嘲笑。部分媒体空有批判、对于问题本身避重就轻，此类评价被戏称为“爹味”说教。

批判青年人缺乏奋斗精神“忽略了外在时代变迁、社会环境对青年人造成的压力”^[10]。不能切身地感受当代青年人面临的困境，而理所当然地产生了高高在上的评价。作为权威代表的专家们本应通过自身阅历起到规物范世的作用，帮助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走出当下所面临的棘手困境，但实际情况中专家们对青年人所面临的困难却一味批判、指责，如此空洞且单调的说教不但无异于帮助青年人走出困境，反而会激起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因此青年人只能转“诉诸神的权威去为他完成那些他已不再幻想可以由自己来完成的事情”^[11]。

2.2.4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始终不完全

巫术是基于万物有灵论，认为人可以与鬼神相通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弗雷泽认为处于原始时期的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他们只能通过“一种幼稚的假想去使自己所做的事和他所希望产生的现象一致起来”^[12]。因此，原始人的生活极度依赖巫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下青年人却仍沉迷于巫术之中，其中不乏高知识分子。必须承认的是，人的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虽然我们在不断挖掘世界真相的过程中发明了许多有助于帮助人类拓宽认知的工具，也通过逻辑、思维等方式推进认识世界规律与本质的方法，但绝对真理始终难以被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与超自然神秘力量相关，如巫术、宗教信仰等领域始终会在人类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处理着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人类干涸困顿心灵提供一处亦真亦幻的“沙漠绿洲”。

3 “电子巫术”现象的对策研究

“电子巫术”的兴起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但也不必上升至思想懈怠、三观有问题的高度。青年人热爱“电子巫术”的现象相较虔诚的宗教信仰行为更像是一种自我嘲解、释放焦虑、祈愿美好的解压行为。

3.1 应如何看待“电子巫术”

3.1.1 “电子巫术”并非宗教行为

“电子巫术”与宗教行为不同。宗教行为是宗教体系的基本要素之一，主要表现为信仰者对信仰对象的祈求、敬畏、修行等行动的总称。巫术与宗教信仰基本逻辑不同。宗教信仰强调人对于神的无条件信仰，宗教行动则是对可以指导或控制人生进程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而后对其进行迎合的行为。在这种过程中人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的迎合可以影响的超自然力量的决定或行为。巫术则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是取决于机械进行着的不变的法则”^[13]。宗教行动认为人通过信仰可以改变既定的规则，而巫术则认为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规则。

当代互联网中所流行的“电子巫术”相较于宗教行为与巫术而言，在内核上更贴近于放松心情的娱乐行为与缓解内心焦虑的心理咨询。当代青年人对于“电子巫术”的结果大多不甚在意^[14]。因此对“电子巫术”无需过度惶恐，“电子巫术”的兴起并非封建迷信改头换面的挑战，也并非新宗教文化的兴起，它与“盲盒风尚”“饭圈追星”相似，是当代青年人生活压力过大的日常生活的调剂之一。

3.1.2 “电子巫术”仍然值得警惕

虽然“电子巫术”的行为并不至于上升至思想堕落的层面，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仍值得我们警惕。青年正处于三观的塑造阶段，在这一阶段需要正向的、稳定的逻辑来应对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焦虑、压抑、迷茫倘若不能得到适当的缓解与关注，最后难免走向集体沉沦的结局。日韩两国的“平成废宅”与“五抛世代”在经过数十年的被漠视后已然成为日韩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消极力量。其消极的生活方式、无欲无求的心态极大地影响了日韩两国的劳动力代际与新生人口数量。

其次，“电子巫术”的相关法律尚处于空白阶段，许多心怀不轨之人瞄准了青年人焦虑、迷茫的心理，借此大行敛财之道。一支转运蜡烛 688，一串号称可以带来桃花运的手串 328，一个转运护身符 1888，此类价格层出不穷，极难琢磨，甚至不适用于物价法的规定。病急乱投医的青年人轻则财产受损，重则家破人亡。

综上所述，以邻之例，警己之危，正视当代青年人的需求，积极引导青年群体树立起健康、稳定的三观与心态。

3.2 “电子巫术”的应对策略

对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引导，以避免重蹈日韩两国的覆辙。

其一，增加社会保障，分担青年风险。主动关注青年群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增加青年的就业渠道使其不必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焦虑。

其二，缓解焦虑，为“快文化”减速。“快文化”的流行，导致“慢文化”所代表的优雅与品位被抹杀了，人相较于机器人最重要的特点在逐渐消失。个体必须在社会的赛道中不断地前进，不断地进行“内卷”，休息就意味着失败。在这种对时间无止境的挤压中青年人的焦虑被无限放大。放缓生活节奏，让青年人可以合理且适当地享受美好的生活。

其三，做好引路人，让青年不再迷茫。在青年人面对困境与迷茫的时候引路人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专家们理应回落于时代之中以“同情之默用，心性之体会”^[15]。远离“爹味”评价，倾听和理解当代青年人的困惑，切身体会青年人所面临的困境，凭借阅历与学识引导青年人走出困境。

其四，矫正对心理咨询的偏见。网络占卜师多通过自身阅历对提问者的困境进行解答，这实际上替代了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当代青年人宁可诉求于“超自然力量”也不愿寻求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心理帮助。其源于中国人固有对“心理疾病=神经病”的偏见。在旧观念中，心理疾病是难以启齿的疾病。在这样观念下成长起的年轻一代自然对心理疾病带有天然的抗拒性。

4 结语

对于网络中占卜活动流行的现象不必过度忧心，但其背后所反射出当下青年人面临的焦虑与迷茫的现象却值得警惕。在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中的青年一代被“强制进步”的观念裹挟着向前，过速的文化挤压着青年人，使得青年人陷入对于未来的恐慌之中，最后迫于无奈地转求所谓神的帮助。如何帮助青年人走出时代的困境才是解决“电子巫术”、求神拜佛等活动的根本之法。

“电子巫术”的流行也反映出，社会快速转型的当代青年人构建起的三观不够稳固，面临困境仍存在迷茫。占卜文化作为贯穿人类历史的文化现象，在值得我们反思的同时也要时刻谨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做事应当像天一样刚强劲健，力求自我进步，发愤图强永不停歇，不是“天”使之强，也不是“时代”使之强，而是自强不息，昂扬向上。

参考文献

- [1] [英]詹·乔·弗雷泽著 徐育新译 《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版,19-20 页.
- [2] [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 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 70 页.
- [3] 清]胡煦撰《卜法详考》卷四,第 4 页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331/20/67661144_903044884.shtml.
- [4] [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 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 69 页.
- [5]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M].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陈国庆.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20 页.
- [6] F.费迪耶,丁耘.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03):52-59.
- [7] 李宝礼,邵帅.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03):53-62+104.
- [8] 林蒙丹,林晓珊.结婚买房: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婚姻与住房消费[J].中国青年研究,2020,(08):28-35.
- [9] 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J].电视研究,1999,(11):22-24.
- [10] 夏俊苹.迷失抑或救赎?——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群鉴、成因与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23,(09):77-86.
- [11] [英]詹姆斯 乔治 弗雷泽著 徐育新 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22 第 138 页.
- [12] [英]詹姆斯 乔治 弗雷泽著 徐育新 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22 第 104 页.
- [13] [英]詹姆斯 乔治 弗雷泽著 徐育新 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22 第 79 页.
- [14] 夏俊苹.迷失抑或救赎?——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群鉴、成因与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23,(09):77-86.
- [15] 圣凯著.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M].2022 年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 86 页.